

维·阿列克谢耶夫

XX

世纪的

西伯利亚

维·阿列克谢·

XX
世纪的
西伯利亚



新闻社出版社.
1989 莫斯科

装帧设计：娜·巴甫洛娃
译者：殷剑平

0605010401

© 新闻社出版社，1989年

目 录

一条有关西伯利亚的规定

迎着太阳

首批探索者

移民：道路与命运

西伯利亚的吸引力

开发阶段

长达几个世纪的道路

连结乌拉尔到库兹巴斯的桥梁

胜利的军火库

银河系 A—E

经济和生态：能否协调一致？

“黄金喷泉”

通往两大洋的钥匙

面向新世纪

一条有关西伯利亚的规定

1986年9月，苏联和美国共同举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和美国”座谈会。在会议行将结束时举行了招待会。华盛顿的上空已是一片初秋的暮色，但天气还很热。趁屋子的主人威尔逊中心主任詹姆斯·比林顿教授迎接新来的客人——马里兰州参议员保罗·萨尔班斯的机会，我们这个小小的代表团来到凉台上乘凉。

一个高个子的人矜持地微笑着向我们走来。向他介绍苏联学者没用多少时间。介绍我时，比林顿说：

——这位是……西伯利亚人，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

参议员毫不掩饰惊奇，喊道：

——西伯利亚人在华盛顿！我头一次见到。

趁萨尔班斯去拿盛有鸡尾酒的高脚杯之机，比林顿向我耳语说：

——希望你利用5分钟的时间向美国的参议员谈一谈西伯利亚。

教授对有关西伯利亚的信息量显然估计不足，因此规定了如此少的时间，这个规定把我推到困难的境地。稍微镇静一下，我说：

——这样的话，只用一个词就能表达了。

——西伯利亚人想说一个什么奇妙的词？——参议员问。

—Frontier—我说。

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大惑不解。

—您指的是谁的边界？—参议员追问。

—我们共同的，—我回答说。—尽管俄国和美国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政治体制上都有区别，但我们的任务是共同的——开发新领土。美国人在很长时间里向西进军，而俄罗斯人向东，最后，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相遇，并且……和平地分手了。俄国于1867年把自己在西半球的领地卖给了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新大陆里的许多俄罗斯名称和名字至今为止仍是对那个遥远年代的纪念。

—在我们今天，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一位美国同行打断了我的话。

—非常重要。第一，它证明，大国之间出现的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第二，为总结开发新领土的经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今天，美国人在阿拉斯加，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都同样需要这方面的经验。

—这是一个很可贵的思想，—参议员表示赞同。—我们共同的Frontier值得注意。确实，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将对它做出不同解释，但对理解今天的问题可能找到许多共同的和有益的东西。

……这一夜我许久不能入睡。秋季第一场雪后的西伯利亚风光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还有后贝加尔地区，我的家乡——一个叫莫戈恰的铁路小站就隐藏在那里的亚勃洛涅维伊山脉的支脉中。我记得，西伯利亚大铁路快车上的旅客走上我们这个车站的站台时，几乎总是冷得缩成一团，唠叨着：“上帝建立了索契*，而魔鬼建立了莫戈恰”。的确，这里夏天短促，冬季寒冷而漫长，蚊子可能是西伯利亚个头儿最大的。但是我们——30年代的孩童——却热爱自己的故乡。我们在原始森林中长途跋

* 苏联城市，疗养胜地。在黑海东岸。

涉，锻炼了自己，并逐渐地从老一辈那里学得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开朗的性格。

我又想起了同美国参议员的谈话，还有近几年来西方刊登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把有关西伯利亚的真实的和臆造的事编造在一起，令人费解。我再一次确信，谈论西伯利亚不能局限5分钟的规定。西伯利亚幅员占亚洲面积的1/4，相当于40个英国，它在20世纪错综复杂的重大事件中，越来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谈论这一地区时，应具有深度和广度。

就在那时，写这本书的思想趋于成熟了，我想把使外国读者感到遥远和神秘的西伯利亚真实地写出来，写它的严酷而美丽的大自然，写它的勇敢的居民，写开发它的成就和失误，前景与问题。

迎着太阳

首批探索者

西伯利亚！这是一个神奇的，至今还未被看透的名称。多少代学者试图说明这个名称的含义。众说纷云，彼此矛盾。有材料说，公元5世纪中叶，阿季拉统帅的匈奴大军在欧洲被击溃了。他的军队中有一个萨维尔人部落参战。西伯利亚的名称是否有可能出自这个亚洲部落的名称呢？

西伯利亚众多部落和民族的历史究竟有多悠久？最初的人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块土地上的？

根据不久以前的推测认为，当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已经有人居住时，西伯利亚尚渺无人迹。直到20世纪中叶还认为，只是在1.5——2万年以前这里才出现人。

后来的研究成果把人开始占居西伯利亚的时间“推后”了好几千年。1961年，苏联考古学家阿·奥克拉德尼科夫（1908——1981）院士在戈尔内阿尔泰的乌拉林卡河发现了距今15——20万多年以前的石器。15年后，乌拉林卡河遗迹的第二次发掘证实，此处遗迹已有70万年以上的历史。这个时间引起考古学家们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多次与奥克拉德尼科夫一起出行，有一次在途中我向他开玩笑说：

—如果第三次发掘乌拉林卡，也许能得出100万年的结论？

—非常可能—院士回答说，—如果不在阿尔泰、那么在安

加拉河或是勒拿河的某处很可能是这样。西伯利亚是人类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代文化不可能只存在于非洲和南亚。

西伯利亚的古代部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他们达到了当时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在公元7—8世纪出现了大型的国家组织——勃海国、沿海地区女真人的金国以及西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吉尔吉斯人建立的国家。当然,这些国家并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与邻近的民族以及远方的国家保持着接触。

西伯利亚各民族后来的命运如何呢?为什么他们在发展世界文明中停止发挥显著的作用呢?是鞑靼—蒙古的人寇扰乱了他们。成吉思汗(1155—1127)的军队杀死了全部“比车轴高的”男人,践踏了耕地,推平了住宅,毁灭了文明。西伯利亚各部落被从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倒退了好几千年。为猎取貂皮而翻越过乌拉尔山的俄罗斯人发现他们时,他们正处在这个境地。

从16世纪末起,开始了西伯利亚归并俄国的过程。这一过程复杂而又矛盾。当时,这一广袤地区的土著居民受西伯利亚汗国——强大的成吉思汗帝国的灭亡后的残存政权的管辖。他们向鞑靼人缴纳实物贡赋,与西邻的俄罗斯人保持着睦邻关系。他们之间甚至不存在正式的边界线,况且,在人烟稀少而辽阔无边的原始森林的冻土地带上又如何能确定边界线呢。

16世纪属于鄂毕河北方地区各民族的西伯利亚汗国的大批贡民们却请求伊凡四世*把他们接纳到“自己的统治之下”。

把西伯利亚合并入俄罗斯国家的开端是由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1581年组织的远征军奠定的。此后,其它一些哥萨克队伍翻越过乌拉尔山,开始迎着太阳东进。叶尔马克远征半个世纪之后,俄罗斯的首批探索者已经在欣赏贝加尔湖的美丽风光了,10年之后,他们来到太平洋岸边。接着,他们又把马换成船,开始航行在太平洋的辽阔水域里。

* 伊凡四世(1530—1584),俄国沙皇。

首批探索者一般都来自普通的人民，他们具有非凡的力量和耐力，有智慧，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正是这些人，在气候严寒，没有道路和人烟稀少的严酷条件下，能够长途跋涉，引导后面同样勇敢的战友们前进；能够同当地居民相互理解，有时还要击退敌人的进攻。

他们来到陌生的地区之后，不仅把俄罗斯国家的边界向前推移，而且还为伟大的地理发现贡献力量。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从首次远征算起），俄国的东部边界几乎向前推进了7千俄里。^{*}

这还不算，西伯利亚的新土地探索者们还踏上了北美洲的土地。在长时间的关于“美洲和亚洲是否相连”的争论之后，他们肯定了亚洲和美洲之间有一条海峡，后来把这条海峡称为白令海峡。^{**}并搞清楚了一个问题——只有走海路才能从西伯利亚到达西半球。于是船队开始从西伯利亚向那里航行。从18世纪40年代起到该世纪末止，有80多支俄国探险队到过美洲的北海岸。

为了开发新土地，商人们创办了俄国—美洲公司。它获准利用美洲西北海岸全部的毛皮资源和矿产资源。公司还全权管辖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及毗邻的岛屿，甚至还管辖加里福尼亚和夏威夷的某些居民点。该公司的中心许多年都设在伊尔库茨克，因此，沙皇的东西伯利亚总督便据此把俄国在新大陆的领地命名为伊尔库茨克省美洲县。

俄国的美洲领地存在到1867年。那时，它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这个价码当然与它的真实价值不符。这笔钱勉强抵偿发现这块新土地和对它早期开发时所用的费用，更不能抵偿它对俄国重要的战略地位了。沙皇政府之所以这样做，

^{*} 过去俄国的长度单位。1俄里等于1.0668公里。

^{**} 维图斯·白令（1681—1741），航海家，俄国海军军官。曾在楚科奇半岛和阿拉斯加之间进行航海探险。丹麦人。



托博尔斯克的内城。

是由于美洲的领地过于遥远，交通运输线太长，并且因俄国居民过于稀少而难于管理。此外，当时英国和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逐白热化，迫使俄国与美国进行这笔交易。

俄国的新大陆探索者们离开了美洲，但在那里留下了明显的遗迹和回忆。它们保留在地理名称之中：俄罗斯山、俄罗斯河、俄罗斯海湾、舍列霍夫海峡、奇利科夫岛、科弗利日卡和卢卡维茨海角等。在阿拉斯加的某些城市里有巴拉诺夫大街或巴拉诺夫林荫道。保留下来的还有东正教教堂，以及俄罗斯风俗习惯的其它成分。直到今天，还可以遇到用俄罗斯姓名的美国公民。

与新大陆不同的是，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牢固地扎下了根。在许多河流的两岸出现一些城堡：秋明、托博尔斯克、鄂霍茨克、伊尔库茨克等等，它们逐渐变成行政和贸易中心。起初，

* 亚历山大·巴拉诺夫——第一个主管在美国的俄国移民（1746—1819）。

城堡都是用木头建造的，从17世纪末起，开始用石头建筑房舍。1683——1688年，索菲亚大教堂的围墙在陡峭的托博尔河岸上拔地而起。此后不久，在伊尔库茨克、旧色楞格斯克和其它一些城市里也相继出现石头教堂。

居民点不仅出现在大河的两岸，而且还出现在遥远的原始森林和北极冻土带。

17世纪初，托博尔斯克城的射击兵在西西伯利亚北部的塔兹河下游建立了曼加结亚堡。这座北极圈里的第一个城堡以其雄伟的内城、客栈和华美的楼房而闻名于世。它曾通过一条复杂的水路把自己同欧俄地区连结起来，这条水路穿过北德维纳河口、戈戈尔海峡、鄂毕湾、塔兹河和图鲁汉河，但现在已经被人们忘却了。这里曾十分活跃地进行毛皮、东方纺织品和香料、珠宝首饰的交易活动；手工业曾十分发达，特别是铸造业和骨雕业。

在东西伯利亚北部的印迪吉尔卡河中游诞生了另一座俄国北极城市——扎希维尔斯克。在这座城市里也经常举办集市，赶集的人很多，集上的主要货物是珍贵的毛皮。俄罗斯木匠1700年建造的斯巴索——扎希维尔斯克教堂至今还保持着原样。现在，它作为这一时期最优秀建筑古迹之一被搬迁到新西伯利亚市郊，在露天展览馆展出。

“自由庄稼人”沿着哥萨克和猎人们踏出的道路进发。俄罗斯农民成了开发边区的主角。从欧俄地区来的移民随身带来了比土著居民先进的生产制度，同时，他们也把当地的经验应用到自己的生产之中。于是在两种文化——土著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结合之中产生了独特的西伯利亚文明。

与世界许多地区相比，西伯利亚的殖民化有以下的特点：土著居民没有被灭绝，没有被强制同化，也没有被赶到特居地。这是因为，有着大量的自由土地，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此外，土著居民还是苔原地区毛皮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世代积累下来的狩猎经验得到了应有的评价。

俄罗斯人为什么去西伯利亚？去寻找土地和自由。俄国中心地区缺田少地和地主的奴役促使富有进取心而勇敢的人去寻找自己的“乐土”。西伯利亚以其广阔无垠的土地，不可胜数的财富（尤其是毛皮和贵重金属），以及没有农奴制统治成为渴求自由与富裕生活的人们的希望。

边区的严酷的自然条件锻炼了人，造就出强悍有力而勇敢的人，培养了独特的西伯利亚性格。这个性格的主要特点在于胸怀宽广、稳健、认真精细、热情和乐于同舟共济。一般来说，西伯利亚人是健康结实的人。（我的祖每活了83岁，而外祖母活了92岁）。西伯利亚人的家庭常常是多子女的家庭。（我家的6个孩子都长大成人，我婶家有10个孩子）。

西伯利亚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是高的。19世纪中叶的人口数字是260万人，而到19世纪末则增加到570万人，其中土著民族居民为87万人。对西伯利亚的广阔幅员来说这个数量当然很少。但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人口增长速度，事实上这个速度在相对加快。

20世纪初，向西伯利亚移居的运动掀起更高的热潮。昔日的自发的迁移，现在得到官方的支持，甚至由沙皇政府来组织。仅在1906——1914年期间就有370万人移居到西伯利亚。不过，留下定居的仅有270万人，其余的又返回欧俄地区。据1914年1月统计，西伯利亚居民达到1000万。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这在人口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西伯利亚被作为流放地，这对占居这一地区起了一定作用。用沙皇政府的一位大臣的话来说，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用来装我们社会罪孽的大口袋”。

历史记载着首批流放犯中一个犯人的情况：临发配到西伯利亚之前，“他”被割去舌头，还挨了12鞭子。“他”不是小偷，也不是强盗，而是乌格里奇城的一口警钟，1591年沙皇伊

凡雷帝的儿子，俄国王位的继承人季米特里王子被杀的那天，这口钟被敲响。乌格里奇的居民们听到钟声后聚集在一起，并把凶手扔进一条灌满水的壕沟。但是，官方承认另一种说法，即王子在癫痫病发作时自己撞在刀子上了。许多曾对他表示同情的人被处死，几千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口铜钟犹如一个有生命力的同案犯，被他们拖曳到西伯利亚。直到300年后，这口失宠的大钟才被“平反”，送回到故乡的城市。而随它前来的人却永远埋葬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了。

从此以后，在漫长的西伯利亚道路上，镣铐声不绝于耳。在通向流放地和苦役地的道路上，既有教会的分离派教徒，也有农民起义的参加者，还有革命者。他们一走就是几个月。曾上过西伯利亚流放这个残酷学校的有俄国杰出的启蒙者亚·拉吉舍夫(1749——1802)、作家菲·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尼·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和许多其它的俄国杰出人物。苏维埃国家的奠基人弗·列宁曾在1897——1900年期间也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各地的城市和乡村中流放者的总数已超过25万人。他们在矿山和矿井中，在铁路上，在农民的田园里劳动着。他们在居民点定居后，为西伯利亚人教书、治病，对西伯利亚人精神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西伯利亚流放史是一部反抗专制制度和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历史。

1917年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及其边疆区的命运。在西伯利亚，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企图把西伯利亚各民族拉到“地方自治”、民族主义和其它一些思想的旗帜之下。但西伯利亚人站到苏维埃政府政权的红旗之下。

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 震荡着古老的西伯利亚。被唤醒的人们犹如涨潮的大海，许久不能退回海岸。几万

* 俄国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1918——1920)是工人和劳动农民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反对国内外反革命而进行的斗争。

男人在前线和红军游击队里阵亡，数以千计的和平居民死在反革命讨伐队手里。在那些年代里，传染病猖獗，许多人死于创伤和饥饿。仅1920年一年，西伯利亚就登记了60万例伤寒病。人员死亡的具体数字至今为止也未能查清。只知道仅在1918——1921年期间，西伯利亚的城市人口就减少了10万人。而当时只有很小一部分西伯利亚人住在城市里。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伯利亚人口又重新开始增长。到20年代中期，城市人口已经比国内战争结束时增长了1/5。1921—1922年期间，人口增长最为明显，因为这一期间俄罗斯的中央省份遭受严重旱灾而引起饥谨，人们逃荒到西伯利亚。在150万背井离乡的逃荒人中，有1/3强的人在西伯利亚安家落户。20年代后半期，开始有计划地从国家中心地区迁移缺少土地的农民。这一时期迁到西伯利亚的农民大约有100万。

由于20年代末苏联开始工业化建设，工业中心东移，几百万人迅速向这里迁移。1929——1933年，仅库兹巴斯一个工业区的城市人口增加了3.5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地区的城市人口仅占全地区人口的4%，但到30年代末已剧增到55%。从1926——1939年两次人口调查期间，全西伯利亚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倍，远远超过全苏人口城市化的速度。

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依靠农民。30年代初期，由于农民进城，使城镇人口增加了60%。在紧张投入生产的新工业企业中，大多数工种需用男工，因此城里的新市民大多数是男性。不过到后来人口的性别比例在总的数量上达到了平衡。

新迁到西伯利亚城镇的居民留下定居的比例并不高，只有一半多一点的新市民留下定居。原因是新进城的农民很难适应工业生产的条件和城市生活，因此重新返回家乡。即或这样，到30年代末，西伯利亚境内的城镇数量仍增加了3倍，达到200个。

西伯利亚人口的1/5集中在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大城市。除了大工业区之外，城市人口还集中在僻远的

北方地区——诺里尔斯克、伊加尔卡、萨列哈尔德、汉特—曼西斯克和其它一些城市。

人们是从何处来到西伯利亚城镇，建筑工地和工业企业的呢？在30年代进入西伯利亚各城市的200万人口中，有1/4的人是从西伯利亚之外来的，其余的3/4来自西伯利亚乡村。

在分析30年代西伯利亚人口状况时，还要考虑到当时在这里有数以万计的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遭到迫害的人。1932年初，西西伯利亚住着26.5万“特殊移民”。他们大都是被剥夺权利的农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富农及其家属，他们是在农业集体化运动过火的年代被遗送到西伯利亚的。这类人在东西伯利亚有27.9万人。

1937——1938年，许多遭受迫害的人来到西伯利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呢？现在不见得能统计出准确数字。很多人死了，许多文件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对令人发指的不公正行为迟到的承认，和由此而造成的痛惜、损失和苦楚。现在，苏联的报刊正在大量而详细地介绍他们的命运。

1917年之后，西伯利亚人口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0年代初，由于进行了工业化建设，工人阶级的人数飞速增长，工人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民来扩充的。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1929——1932、1933——1937），西伯利亚的工人和职员增加了3.5倍，而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为1.5倍。工人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生产力。不过，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大量农民一时还达不到应有的专业技术水平，满足不了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由于实行了农业集体化，西伯利亚农民从个体劳动和落后的生产工具过渡到集体所有制和现代化的技术。

知识分子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为人民的知识分子。

* 五年计划——苏联为发展国民经济而制定的为期五年的计划。